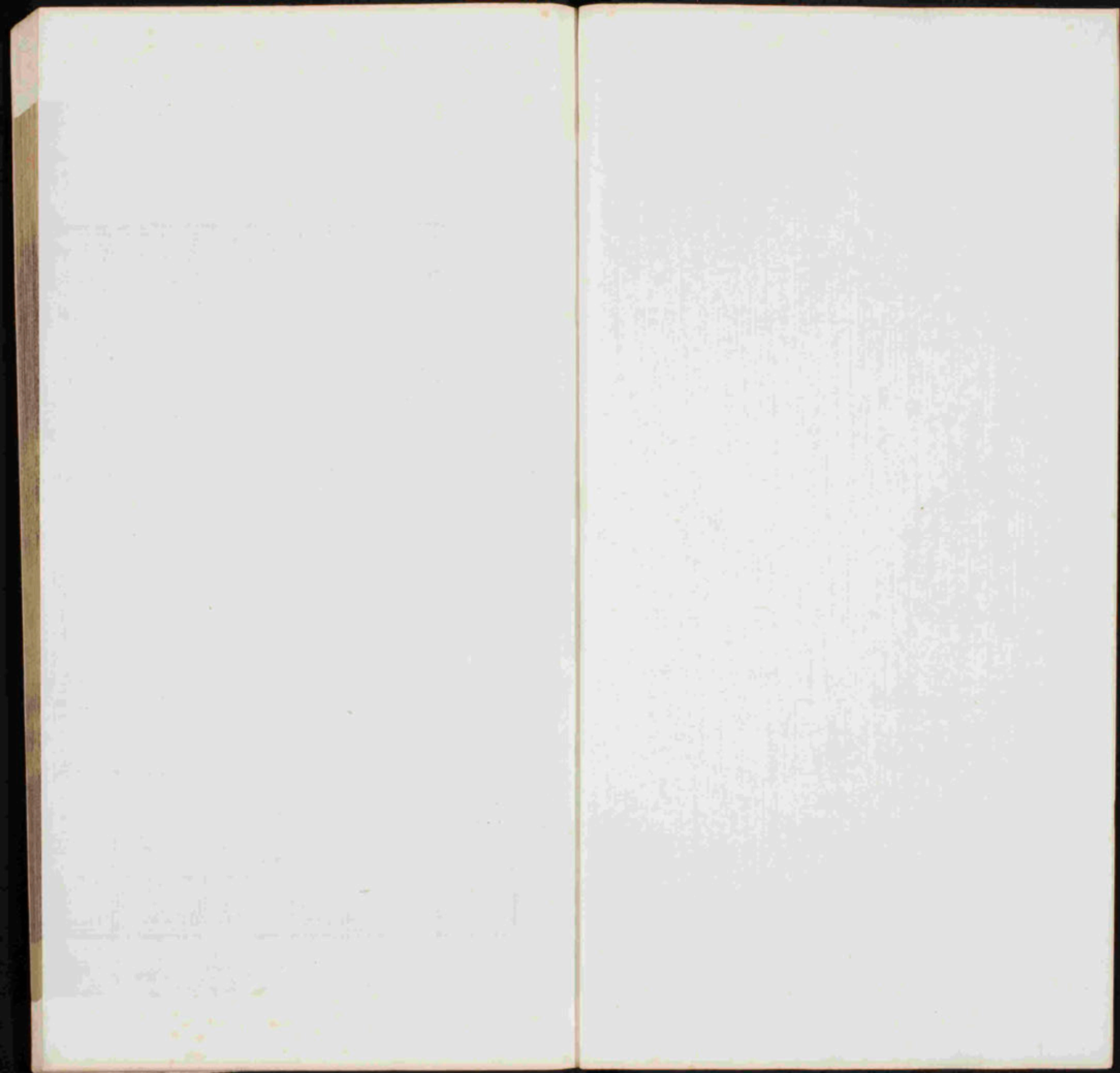


x

1107
573
8
7



列子序

湛聞之

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直經

與劉

與傳

穎根皆王氏之甥也

並少

穎根皆王氏之甥也

始周從

疾用

反得仲宣家書

幾將萬卷

傳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

反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

競錄奇書及長

文遭永嘉之亂

與穎根同避難乃且

南行車重各稱

力並有所載

而寇虜彌盛前途尚

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好

全所載且其料

簡世

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賈其祖

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少也音也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

必利亂



馬陸

字

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又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畧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疑寂常全想念以著自畧物自喪息生覺音與化音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志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冲虛真經目錄

姓列名禦寇或名國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天寶初奉旨冊為冲虛真人其書改題曰冲虛真經名冠八篇之首此是劉向取二十篇除合而或都各折書焉大宋景德四年初加至德二字號曰冲虛至德真經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釋文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揚朱第七

說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重十二篇定著篇中書多外書

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購誤為進以賢
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暗校離從中書已定皆
以殺青謂并簡也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繆
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
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
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
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
背暗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
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
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
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掌護左都水都者光祿大

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一

列子

張湛處度注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

者有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冥然至虛疑

子列子

是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居鄭圃有圃田四十年

人無識者

知其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國君卿大夫

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國不足年將

嫁於衛

謂自家而出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

謂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豈假於言哉雖然夫子嘗

語伯昏瞶

莫疾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瞶列子之友



言自受教於童子其言曰有生之今鬼然不生自生者而不
者列子之謙者也其言曰有生之今鬼然不生自生者而不
有化變改也。不化自化者而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固
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不生者不能化。化而化。故常生常化。於
化也。生者非能生。而化者非能化。而化。故常生常化。於
有動之。分者。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因存亡相
不得。無也。陰陽爾。四時爾。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
復。性。理。也。無。間。也。陰。陽。爾。四。時。爾。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
無。改。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哉。疑。其。真。一。而。無。始。終。
也。不化者。往復。音。服。後。不。其。際。不。可。終。轉。代。謝。無。間。形。氣
疑。獨。其。道。不。可。窮。音。服。後。不。其。際。不。可。終。轉。代。謝。無。間。形。氣
帝。書。曰。谷。神。不。死。亦。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
谷。神。本。自。無。是。謂。玄。牝。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
生。故。曰。不。死。是。謂。玄。牝。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

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玄。牝。之。門。是。謂
至。物。也。與。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
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本。具。所。由。與。太。極。同
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本。具。所。由。與。太。極。同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吾。之。生。也。非。此。言。之。所。生。也。曰
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
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
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自
異。於。物。則。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自
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則。豈。能。官。天。地。而。將
萬。物。豈。壽。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而。將
而。不。貴。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而。將
者。舉。形。而。言。陰。陽。夫。有。形。者。生。於。無。形。無。謂。之。生。者。則。不
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無。形。無。謂。之。生。者。則。不
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所。由。而。生。忽。爾。而。自
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忽。爾。而。自

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
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此明
從生而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
自然生之相太易者未見賢過反氣也易者不窮
變化之相太易者未見賢過反氣也易者不窮
因囊也相太易者未見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
將何所見耶相太易者未見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
太極老氏之渾成也太初者氣之始也
論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太素者質之始也質
也既為物矣則方負剛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
柔靜燥沈浮各有其性宗故曰渾渾淪淪者言萬
本於後句則自明之也故曰渾渾淪淪者言萬
物相渾淪而未相離力者反也渾淪者言萬
其中淪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
之助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無形時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
故能為萬化宗也易變而為一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
真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為一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

故書名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
變耳九九不以次數者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為七九不以次數者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既涉於有而為一歸於形變之始此力發既終乃復反
而為一反而為一歸於形變之始此力發既終乃復反
經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天地之自何邪自虛實清
一章全是周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此推
易乾鑿度也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言為人生則有所尚而氣和子列子曰天地無
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也故天職生覆地職
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然則天有
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體適於一方者
溫也則不能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
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宜定

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
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
出所位者也方圓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各分
而巳則味聖人之道動靜皆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
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常於一方者形不逆萬物之性
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
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有生者有生本無為之本則無留於一象無係於一
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生之所生者死
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
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
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

皇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皇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皆無為之職也
至无者故能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
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
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癘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
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
得者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全焉故能昭音而
而名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每以
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
也名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攪蓬而指
也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此過至極之域則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過歡乎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反章反勇反有反幾

居豈反。○先問變化種數。若掘墨子見得水為盜。○
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掘墨子見得水為盜。○
謂水土之氣。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蠅之衣。猶生於
相繼而生也。水之上視之不見。紗之可得。如衣之衣。蓋生於
張懸。在水中央矣。楚人謂之蠅。蠅之衣。猶生於
陵屯。屯音路。阜也。○陵則為陵。為。而變者。也。陵。為。得。蠅。
也。葉散也。言鳥足為。胡蝶。胡蝶。皆化而為
也。本其未散。化。為。胡蝶。也。胡蝶。皆化而為
蟲生。竈下其狀。若。胡蝶。也。其名為。駒。駒。反。駒。
之內。變異者也。○此。駒。千日而化。而為鳥。其名曰。乾。
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彌。為。食。醯。黃。輒。黃。輒。若。酒。上
下。同。願。輅。下。路。食。願。輅。生。乎。食。醯。黃。輒。黃。輒。皆。食。也。
名。食。醯。黃。輒。生。乎。九。猷。九。猷。生。乎。九。猷。九。猷。生。乎。九。猷。

而更生之羊肝化為地。阜馬血之為。轉。鄰。說文。作。鄰。又
為。鱗。也。音。各。血。也。人。血。之。為。野。火。也。內。自。變。化。形。之。鳥。之
為。鷓。鷓。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也。燕。之。為。蛤。也。田。鼠
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菟。也。老。蒼。翁。之。為
猿。也。○音。牛。也。魚。叩。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也。○音。下。表。之。獸
自。孕。而。生。曰。類。如。狸。而。有。髮。其。名。曰。狸。○音。下。表。之。獸
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莊。子。曰。白。鷓。相。視。而。生。者。也。
而。風。化。純。雌。其。名。大。嘗。純。雄。其。名。樺。○音。下。表。之。獸
者。取。桑。蠶。祝。之。使。以。己。子。也。○音。下。表。之。獸
此。無。雄。雌。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
者。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之。國。思。士。不。妻。思。

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后稷生乎巨跡傳云高辛氏之妃
而生子也此亦白鷄之類也如有人理感已者伊尹生
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之佐即周祖也伊尹生
乎空桑傳記曰伊尹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日出水告其鄰
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鳥伊尹而獻其君
子孫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
而賢為殷易相厥昭生乎濕此因蒸醅雞生乎酒酸氣
生而羊奚比音毗乎不苟此異類也以竹生青寧因於林青
寧生程其自變化無常或以形而生之物也鳥獸之屬言
因無窮程生馬馬生人人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
已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
入於機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
聖人知生不常有死不永成一氣之變所適萬物萬化
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
有反無廢不中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

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
之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
則歸根不復曲無動不生無而生有生言之為有特無以
通影響之義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生言之為有特無以
無不生有之稱因事而功以賴於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
與我偕終矣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也終進乎不知也當
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
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
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始者也道終乎本先始進
乎本不終無有故不盡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
復於無形生者反終形者反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
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無形者無形者此無形者亦先有其
非本無形者也本無形者初無形者無形者此無形者亦先有其
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

物於我終無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無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可禦也而欲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亡精神者天之分骨髓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真宅太黃帝歸天地分歸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黃帝地各反其本曰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肺偏積之一人自生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豐厚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

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無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友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祭啓期行乎成邑名魯之野鹿裘帶索反各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各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洞識幽顯之驗故心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無定分故復喜得男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

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底春被喪拾遺穗於故畦

後田中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

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

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

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於蓋曰吾何悔邪子貢曰

先生少不勤行下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

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

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夷故無憂少不

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

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

故無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

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

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

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有則存亡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

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

謂未盡未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

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齊內外之異然所

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

盡而實無所遺夫冥內存外同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其初乃至於厭

之理倦則自然仲尼曰生無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子

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音慶墓

宰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音歷形如也則知所息

矣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

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也

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

備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在子曰太塊載

生佚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而由善古之同

息我以死之不幸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脩身慎行仁者之

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脩身慎行仁者之

所愛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死也者德之徽音也

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

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

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眾寡相傾者也晏子

此眾寡相傾者也晏子

辨有此言假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

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

世鍾賢世宜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

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

小異而並不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列子曰虛者無貴也此是貴名之所必生也子列子曰奚貴虛

矣真一故謂之虛虛既虛子列子曰非其名也非假名而

後得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

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

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事之破礪音而後有舜

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

之得也粥音熊周文王師封於楚曰運轉亡已天地

密移疇覺之哉此則在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

遷化不斲更事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

間已陸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頃至而昧者握必此之

器託可不停之運自謂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

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往

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

真中而潛化固亦如人自世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曰不

異皮膚爪髮疇音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

形色髮膚有精兼者新故相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曰

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

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或矣而復以不或憂彼之

相喻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下

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夫天之善養非健然之質則所謂

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音秀

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氣亦何所不勝維天地之大猶自安只使墜亦不能有

所中丁件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

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趾音皆徒到反四字終日在地

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音皆踐踏之貌終日在地

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

相慰喻使自解釋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

固未免於大或也風兩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

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

塊也奚謂不壞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

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雖終雖

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識為大

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

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心終有形之必壞

與天地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

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善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

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久

也皆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

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

之見驗成敗之明微而我習即辯問乎彘曰道可得而

有乎辯發明羣有皆同於無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

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辨曰吾身非

吾有孰有之哉據有出身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

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

死生當制之由汝令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系一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

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皆在自天

而為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中復委結

今行愛食息皆疆陽氣之所運動豈哉其所所以然疆陽
 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
 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
 委統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
 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
 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如掌反
 自此以往施以智反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
 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自所及亡音無不
 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
 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
 氏曰嘻音熙哀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
 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欲冬夏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
 之滂音浪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

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

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

有物此乃明具然吾盜天而亡殃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殃我公其夫

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

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其私所以致我犯

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

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

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

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力智也也認而有之皆

感也夫天地萬物之都捕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名弘

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

以自固整章罪以罪物籍各立以動衆封宜財貨同立
權黨終身吹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為
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領斯言也國氏之
則方寸与太虛齊空形骸与万物俱有之也
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名公者對私之
各戚矣今以犯天者為公有公私者亦盜也自所犯之
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盜亡公私者亦盜也復欲道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他
生即天地之一聖身即天地之一物公私私天地之德
耳事無公私理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
無愛吝者也天地之德何和自共而已何所歷其公私
天地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与不盜理無差也

冲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冲虛至德真經卷第二

列子

黃帝第二

物斯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隨世而養正命正當

娛耳目供鼻口熯音然肌本又作色奸反騶音每

昏然五情爽惑投心智未足以養性又十有五年憂

天下之不治憂耳竭聰明進音智力營百姓焦然朋

色奸騶昏然五情爽惑治我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

讚曰讚當朕之過淫矣淫當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

其患如此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音

官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齊

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明至理

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遊於華胥氏之國在并

不知斯齊國哉吾豈千萬里斯離也蓋非舟車足力之

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其國無帥所

反長丁丈反帥也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皆自然

外也資於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

物故無愛憎不知皆音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死故無

踈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

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音斫撻也無傷痛指撻音撻也無

疴瘵餘兩反疴瘵謂夜瘵也周禮春時有疴瘵夏射

至和者無物能傷也痛瘵實由於和乘空如覆寶寢

虛若處林雲霧不礙五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

滑音滑其心山谷不蹟致音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

既寤亦寄之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音

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

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

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能以情告矣又二十有

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百姓

號反戶刀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音射山在海河洲中

見山山上有神人焉海經吸風飲露不食五穀食穀不

矣豈復頂吸風飲露哉蓋心如淵上字讀泉形如處女

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不儂烏振反不愛不儂不愛謂

蓋柔匪之極者其天姿不儂或隱或見山

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儂愛德儂也字林云儂仿

佛見不審也儂亦愛也物恩無所偏儂音曉

儂仙聖為之臣仙壽考之跡不畏不怒愿憇為之使畏

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不施不惠而物自足

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推耳陰陽常調日月

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本又作蹇去言

常明四時常若若順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

土無札傷人無夫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天人合意

昏明有變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列子師老商氏

四時若子曰以道位天下者其鬼不神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

行令然善句五日而

後反蓋神人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息并舍因

禦冠繩之也請斲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懇音陸而請

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

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章戴尹有請於子

生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

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也曩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音將告

汝也姬音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及若人也夫

謂老商若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

得夫子一眄而已實微利害而不敢言此五年之後

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更當夫子始一解頰而笑非

利言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殺害

焉寄笑七年之後從音同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

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若何寂然

之後若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耳九年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

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心既無念口既無言

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

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殼竟不知風

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今神榮形廢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乘我邪我乘風乎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頰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堯然尸居同為一物則

今女君先生之門曾未汝時而對憾者拜三女之片體

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真身則

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問令尹意守公曰至人

潛行不空一本作空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

也羣實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

之自高故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

智巧果敢之列列音刺至於真即我之性分非求

計勇敢而得姬音魚語魚語女音女魚音魚凡有貌像

聲色者皆物也物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與物

何以相遠于萬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

而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一物耳未足則物之造音作

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矣形既既先終則所止者无形

化矣造夫得是而窮之者焉於虞得為正焉窮其終始

者亦焉得至彼將處乎不深深音之度其終始者而不

自然之正矣而藏乎無端之紀不執故真然無端崖

不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壹

其性養其氣一本作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反至也

○氣壹德能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夫若是者其

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則形神全一愛

而人由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食陵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

此情難必明至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曾是故還音作焉

作遺心下欲見而見曰物而不惜惜之涉反向秀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而不恐也

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

能傷也郭象曰不關注分列禦寇為于偽伯昏無莫莫

並人射引之盈貫蓋弦措杯必回水其肘上手傳雷故

發之猶矢復沓郭象曰矢去也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

人曰是射之射能盡射之理而不非不射之射也忘其

雖不射而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內有所畏懼則伏其射也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背後絕足二分謂是二分在外推禦寇而進之禦

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

潛黃泉揮斥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八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

內則神甫於外無遠近出深所存皆明改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今汝休丑律然有

物何承天纂云吳人目之志爾於中丁什也殆矣夫郭

所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

所偏視晉國壽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字林並

其省。晉國黜之也肥薄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

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介界副也

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始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

客出行經垆外垆如野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商中

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

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悉考窘音困也於飢寒

潛於牖北聽之因假音胡可畚音本也之子華之門

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也視

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聒聒

以革反為無知謂之聒聒之問凡人不相信也之既而狎侮欺詒

音待音扶方音胡言音胡相音胡推音胡曰音胡又音胡揆音胡也音胡

烏音胡待音胡枕音胡音音胡無音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

音胡待枕音胡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

而諸客之技單單音舟儻滿介反於戲笑遂與商丘開

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莫汗反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

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

作飛揚物從風也於地飢音肌骨無磷音磷范氏之黨以

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扶反指河曲之淫音隈隈水曲也

一本曰彼中有寶珠泳音詠潛行可得也商丘開復從

而泳之水底潛行既出果得珠焉衆昉昉分兩反或同疑

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

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

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

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也誕欺吾不知子之神

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龔我也子其育我也敢問

甘藷商丘開曰吾亡亡音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

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

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

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

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

也心一而已物亡迁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

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

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

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

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

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立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於偽馴者雄雌在前擊音擊又音字乳化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老異類雜居不相搏噬音搏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老立園一本作園魚呂傳之梁鴛曰鴛賊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反于偽之之怒也怒因殺以致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一本作之

之怒也

怒因其用

時其饑飽達其怒心

向秀曰達其心

之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

殊性而愛媚故其

殺之逆也

之使喜也

夫喜之復也

必怒怒之復也

常喜皆不中也

其儕也

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

山幽谷理使然也

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

也類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卮

反下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得水者

可教也善游者數也

色揚反術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

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

所六反莊操之者也起

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

所六反莊操之者也起

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

所六反莊操之者也起

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

所六反莊操之者也起

也向秀曰能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嚮也
驚沒之入也衣與諒同數聲也吾與若玩習也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
而固且道與沒者之自能則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
之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
則無心乃若夫沒入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
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
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惡音往而不暇所遇皆以瓦
樞探也以後曳姬兒童為戲驅風土記云臘曰
欲祭之後曳姬兒童為戲驅風土記云臘曰
戈夫人手拳時人做之因名為者巧以鉤為之樞者憚
戴鉤也強曰候及弟子作樞者巧以鉤為之樞者憚
待汗以黃金樞者憚者樞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地愈
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也內也

內外遺經重孔子觀於吕梁在今彭城郡濬縣水三
則無巧拙矣孔子觀於吕梁在今彭城郡濬縣水三
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
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言出
為承諸家自作授又作橙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當
作糖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
里鼉鼉魚鼉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以為有苦
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音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
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
此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
古忽反汨波也擊象去借出入汨出之貌從水之道而
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

遇而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

然而然命也自熱之理不可以智知謂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

中見疴於禹樓音縷疴樓者承蜩音條一猶掇音都拾

也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

占累音九完音九於羊頭也謂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音滯殊

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壘音三而不墜則失

者十一壘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

聚株音馬吾執臂若槁音好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

為而不得郭象曰遺被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

疑於神分猶散意專則其疴樓文人之謂乎丈人曰汝

逢衣禮記儒行篇曰立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

而長需服寬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

上脩洽也言洽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海上之人有好

呼報自熱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海

住音而不上心不和而形順者物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

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

於內形變於外禽鳥故曰至言去反言至為無為齊

在謂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為物忘後物無疑心限於

丈人假為形以獲神海童任和心而鳴若二情相背而

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以若乘互會歸不異

者蓋文人明夫心震專一猶能外不駭物况自然冥至
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
雖未能利害兩忘清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
多怪北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未以明本耳

子率所律徒十萬狩於中山曰狩藉在夜在夜在夜在夜在夜在夜

草不剪燔燔音煩燔音煩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

煙燼疾刃上時掌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

經涉者襄子怪而留力救反謂宿之徐而察之形色七

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契石奚道而入火其

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襄子

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

知也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

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閱者

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

剖剖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

借智以夫至理非用智之累誠盡然所遣心智之跡猶

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

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不

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

所不能使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顯顯中

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北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

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水火

而無巔墜萬物塞通其心入獸不亂神能獨遊身能

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輕實駭常心故試論

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備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

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

有收宜安於一或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

合跡與陰陽冥諸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

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言
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獲全哉
蹠水火乘雲霧履高有神巫古男曰現父曰巫顏師曰齊
來麴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夫期以歲
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一作棄而走向秀曰不喜列
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而歸以告壺丘子列子曰始
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象曰謂季
子也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與
余衆雌而無雉而又奚卯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
無雉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
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
和者而以道與世抗抗口浪反或必信矣夫故使人得
而相悉亮汝向秀曰無其一方以必嘗試與來以予示

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音子之
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馬
云氣如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
之以地文向秀曰泥乎不罪不罪不罪
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不華不華
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
水流其湛也淵黑淵黑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
不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
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
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
覺哉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聳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
我也有瘳矣交然交或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無
權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壤向秀曰天

載之功見矣此也載之文不猶外乎名實不入則名秀曰任自然而覆載而
機發於鐘許慎注淮南子云機發不旋此為杜權是死
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嘗又與來明
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齋
皆反下同○或無坐字向秀曰無往不平混吾無得而
然一之必管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
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
之以太冲莫朕向秀曰居太冲之極皓然是殆見吾衡
氣幾也衡平鮓鮓音旋旋音桓云盤桓也一之潘音盤
今作蟠恐寫之誤為淵止水之潘為淵鮓大魚也桓盤
此言大魚盤桓其水蟠迴而成深泉
南華真經作審梁簡文云蟠聚也
咸上聲爾雅水之潘為淵沃沃鳥僕反水泉水之潘為
云水涌出也

淵沆音執水泉水之潘為淵雍音惟河水也水之潘為
淵汧音牽水之水之潘為淵肥水所出異水之潘為淵
是為九淵焉此九水各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
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鮓幾
之與龍蟠常辨其自若未始失其靜也聖象曰夫至
入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紛嘗又與來
振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乎无之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
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
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
也吾與之虛而猗反危移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
誰何向秀曰汎因以為茅穎音靈因以為波流故
逃也然元所係因以為茅穎音靈因以為波流故
逃也不因以為茅穎音靈因以為波流故
逃也不

一也然憑世變化公是故相者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
无所用其心自成之走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
拳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棄人為于也其妻嬰嬰也於
秀曰食音詞食下音詞狶呼聲也如食人向秀曰忘於
事無親向秀曰無也唯塚本音塚復朴塊然獨以其形
立向秀曰則對事去矣份音份然而封戎也向秀曰慎不敢
豈以是終向秀曰豈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向秀曰慎不敢
遂避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
音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求位反
也下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
也即象曰外自形謀音謀成光郭象曰卒劫以外鎮人心
外以詐服然也使人輕乎貴者使人輕而尊長之者而整
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而整

子西其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夫漿人特為食音食蓋
羹之貨無多餘之贏贏音盈一本無無字所貨其為
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雖輕利薄不可無
下大小無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
所失者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則
濟任重者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知驚此者是汝也
青功多已人將保汝矣皆無所懼苟達此義所在見保矣無
幾何而往則戶外之獲獲九謂之獲西滿矣歸之伯昏
瞀人北面而立敦音杖蹇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
賓本音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
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言以當藥石也曰已矣吾

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理以
而感物則物不保之今皆理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象
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而焉用之感也感物用何術乃感
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而焉用之感也感物用何術乃感
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
無謂也彼我之性動易之則與汝遊者莫汝告也
皆相啓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莫覺莫
悟何相孰也成濟也揚朱南之沛老瞞西遊於秦遊於
郊至梁而遇老子字又云揚朱南之子居或揚朱
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
而末能去其務考揚朱不答三舍進滄滄音營莊漱
巾擲反壯乙豚履本作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

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
行不問音開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謂問其過老子曰
而睢睢許唯而盱盱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著頭帶云
貌視聽而誰與居汝云何曰居與而夸大白若辱盛德
若不足與半而守約也揚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
往也舍者迎將家客舍公執席妻執巾擲舍者避席煬
音揚司馬公對火曰煬淮南子者避竈物悼自裁異則其
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所同於物物揚朱過音東東之
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
而美者賤揚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
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揚子曰弟子

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盈存代所不與靈心以昏理天下之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柔先出於已者先出於已者亡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所殆矣理常以此勝理常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無心而動之道不競之地夫無心而動之道不競之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其自用為其自為順性而不競於物者能其自用為其自為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既無分銖之重而我無力焉既無分銖之重而我無力焉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以求剛而自剛保者非欲

之所能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之所能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所積也所積也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必有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若時曰兵彊則滅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若時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得終得終木彊則折木彊則折彊則剛彊則剛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狀不必童童當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童當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氏女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

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備禽獸相以者
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地身人面非被鱗鱗行无有
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須亦如相書龜背鶴步
鳥有雙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
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哉音也黃帝
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師率熊羆狼豹驅虎為前
驅音也鷩鷩為旗音也鷹為旗音也鷹為旗音也鷹為旗音也
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係石拊石百獸率舞音也韶九
成鳳皇來儀此以声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
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
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与人童
者其首欲攝生亦不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

避平依險遠寒就温居則有群行戶剛則有列下昔居

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管則鳴琴太古之時則與人同

變與人並行德也帝王之待於驚駭散亂矣盡於

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的次知言之心今東方知氏

之國其國人數數音解不制又之語者盖偏知之所

得夫龜龍甲鱗之宗青縣上羽之長受遠音解音也

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

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

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

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

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

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音解音也

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養狙也公者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馴音先誑之曰與若芋音芋豫子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各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消姓紀名消或作消子為于偽周宣王養聞雞十日而問雞可聞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而韻十日又問曰未也猶雅影嚮李頌云應響鳥韻行○接悟之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必已之勝十日又問曰

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應矣彼命敵而我不望之似木

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

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惠蓋阿浪反

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惠蓋阿浪反

之見賢遍宋康王康王蹠足警衆疾言曰寡人之所

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

盜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七亦之不入雖有力

擊之弗中丁仲反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

所欲聞也惠蓋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

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

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

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

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
大王獨無意邪上敷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
欲得也惠盜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
官而為長天下文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
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
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盜趨而出宋王
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沖虛至德真經第二 卷八止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三

列子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恍惚所變異謂之

張湛勲度注

竟原其極也同歸虛僞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
終化情技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
埋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
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
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利以
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

名滿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

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礙音千變萬

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

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

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

處王之厨饌腥蟻而不可饗蟻也王之嬪御臙惡而不
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音者望音惡白
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內府主良貨賄外
府主泉藏賸府主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
在京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颯子娥媯音靡
曼者娥媯妖好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領垂音以
塞耳○笄音衣於既阿錫阿錫細布也齊統齊名統
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以滿之充滿奏承雲六
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樂日月獻王
衣旦旦薦王食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
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音祛○祛騰而上者

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
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日所
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
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唐記云
所甚樂與百神游約大黃帝九奏乃歸不類王俯而視
三代之衆其升動心一論云趙離子亦然也
之其宮樹若累塊積蘇也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
國也所謂易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
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
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
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化人移之後由
王若碩虛焉碩虛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

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着未拂扶貴王問所從來左右

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其

形不移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行

絕域之物其在覺也恍如神心獨運不假且曩之所居奚異王

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音恒恒未習其常存

字疑暫亡波之與此恨非真物音其常變化之極徐疾

之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王大悅不

恤國事不樂臣妾亂忘言臣之尊卑也肆意遠游命

駕八駿之乘右服音華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

棨史記曰造父為穆王得驂騶赤驥白騊之馬御以游

輪盜驪山子為八駿音泰篆角音丙石經作兀字林云隱作而為右淮南

音泰篆角音丙石經作兀字林云隱作而為右淮南

昔古之得道善御也其炎反且子余反以車之乘右

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驪驥力後反盜驪即而右山

子柏夫郭璞云柏大人姓名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

至于巨蒐搜而戊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

王具牛馬之漣反竹用以洗王之足漣乳也以已所及二

乘實謂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崑崙音之阿赤水

之陽山海經曰流沙之廣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

五色水也別曰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

起宮望於其上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西王母國

王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崑崙山經年云鴻錫于瑤池之上王
王十七年西王母征見而王母賓于昭宮錫于瑤池之上王
母人頽也虎齒蓬髮戴勝音齋也出山海經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王和
之各東歸詩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西王母登崑崙
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嗚呼予一人不盈于德
而詩於樂辨後世其追數責也吾過乎命駕入殿之
季事見穆王幾幾音神人哉神也非能窮當身之樂猶
天子傳穆王幾幾音神人哉神也非能窮當身之樂猶
百年乃徂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假音焉假字當作
登假明其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實死也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必屏左右
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

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
陰陽之紀者謂之造化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為變華者轉成而推
皆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詳其義已吾
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幻則是幻而復欲學老成子歸
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備校音綏
王讀休齋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時猶得
交四時齋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時猶得
其道况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
有生而無理有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
不同而迭為賓主有輪則功潛而事著脩之失變則跡顯
或聚或散撫之有今或乖則三長錯序雷水反用器物
而交影今四時之成冰頃得之於常眾所不疑此
蒸然則飛鍊雲沙以成冰頃得之於常眾所不疑此

類也蓋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說仰則一出而沒備則飛走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百姓不知蓋術之末者也

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五帝之德三王之功聖人之道也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

未必盡智勇之力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所以為帝王也揖讓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覺而不假幻化哉但感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

教有八徵夢有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噩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七曰

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噩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自二曰噩夢周官注云噩謂驚懼而夢三曰思夢因思而夢四曰噩夢因驚而夢五曰喜夢因喜而夢六曰懼夢因恐而夢

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但下達反夫變化云

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成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吉凶往復不得相關通也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陽氣壯則

夢涉大火而燔灼熾如熒反大火性猛陰陽俱壯則夢生

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

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飲食酒者憂歌舞者哭皆

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
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
接為事莊子曰其寐也神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
時有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
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
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
情念夜無夢寐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為鳥
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清化往復也
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音
豈虛語哉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西極之南隅有
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
故寒暑亡亡音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
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
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跨河南北越
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

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
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
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
曰阜阜音落之國其土氣常燠燠音日月餘光之照其
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疆弱
相藉藉音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方俗之異猶竟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治音產
其下趣趣音走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
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而即事夜則昏憊
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也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
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

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吾晝

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

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

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

吟吾南藝藝音詭呻呻音呻呻吟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

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

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若欲覺

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

思慮之事疾並少間病差也此章亦明齊夢不異若

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誇也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

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中

覆之以蕉與蕉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

夢焉順塗而誅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

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

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

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

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厭音厭又失鹿其夜真

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

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

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

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

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

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

聖人之辨竟夢何今亡音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

邪直知其不異耳今亡音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

士師之言可也復辨音荀因喜怒而迷或猶不宋陽

里華胡化子中年病忘音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

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

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

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

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者龜

卦兆而推情懸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釣於

死灰鄭焉同手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

占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夢正誠之可以

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非藥石之所

無專惑行無在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

攻疾疢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腠者必假脈診以察其

暑所傷則醫師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大忘

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於是試露之而求衣

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儒生欣然告其

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

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

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後推儒

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真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

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

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

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

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仿者猶能若斯况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也極乎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賜之所建所以秦人逢逢音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惠非迷也而之於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白常其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

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焉能解人之迷哉祭汝之糧不若端歸也祭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燕人生於燕長張文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七小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涓音犬胡紛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塚其人哭不自禁祭音同行者啞焉而然大笑曰予昔給給音符若此雷

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
瘡蒙悲心更微少也作微者誤○此章明清有一至之哀
瘡蒙悲心更微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故寂者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三 九止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四

列子

張湛處度注

仲尼第四

用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
任理則寂然
玄照者也

仲尼問

問音

君子真入侍而有憂色子真不敢問子真

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窅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
流所不及况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
余於大賢然後出告頽回頽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

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言欲言

激發夫子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問之夫子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孔子歎七

反然有聞色少特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不至汝之

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與

今之所明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

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今告若實其脩一身任

窮達知夫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

命之無憂也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曩吾脩

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唯季來世詩書禮樂治世

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

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

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

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發

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吾

世致弊豈異唯圓通無闕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

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

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

之方而引此以為憂者將為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

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

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知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無樂任真所知則理自無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

無所不憂無所不為君宗財補故能無詩書禮樂何棄

之有董之何為若欲有詩書易治術者豈效樂之顏回

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遠出告子貢子貢茫

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

骨立發憤思道顏回重往喻之乃反立門弦歌誦書終

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

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天聖

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關礙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所以聖聖也叔孫氏曰吾

常聞之顏回至哉此若自非鮮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

稱謂况下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且故府仰萬機對接世務大

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亦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陳大

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

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逵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爲七族者

得聃之道老聃酒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河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耳能

以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字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者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閱牆壁耳魯侯聞之大驚不怪耳目之壁耳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沈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已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

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神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發

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

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

也氣合於神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和神合於無

者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有有其智其者不得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知爲一也其

有介然之有唯唯矣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

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唯然之無不干聖憲耳

知其自知而已矣所通都忘豈復魯侯大悅他日以告

仲尼仲尼笑而不答亢會言之盡矣仲尼何所云商

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

聖則丘何敢出之所謂聖者傳其跡耳豈然則丘傳學

多識者也示鬼傳孝多識耳實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

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

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武之干戈堯舜

之道義義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龜迹非

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

太宰大駭出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曰然則孰者為聖

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所哉理有聖者

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

自行為者則不能此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何晏無名

所答則有名者也無名者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各

矣無名者可以言有各矣然與夫可名者可以言有各

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

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類無遠而相忘

異類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

類自相求進夏曰為陽而夕夜之與冬曰其為陰冬日

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

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

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也然

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有之域

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見孔子曰丘聖者歟

然則丘傳學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

孔子曰五帝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聖者歟

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

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

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

不化而

自行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論曰為民

矣無名者可以言有各矣

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

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類

異類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

類自相求進夏曰為陽而夕夜之與冬曰其

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

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於

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

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

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

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問也子夏問

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

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

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

師之莊賢於丘也莊猶務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

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

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闕矣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

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辨而不能納必傷忠信之實勇而不能

同有虛和光之義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

此皆滯於一方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貳疑也

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友

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也

伯昏督莫侯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色主而不及

來者相尋雖復日日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

料簡猶不及盡也朝朝相與辨無不聞師徒相與講而與南郭子連牆二

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相遇於道自若不相見

者道有則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敵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

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

形無惕往將奚為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聽

外真一則形雖然試與汝偕往閱音弟子四十人同

行此行也豈復簡慶芳計長短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

片各反字書作欺魄而不可與接欺魄上人也一說云

不能得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設形
關之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以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
不相聞即豈物所得羣也子未行戶即者與言遇感而未行非有責賤之位行行然
若專直而在一本惟者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
似於物故觀其形者我之辨王矣聖人對接俯仰自
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子列子曰得意者
無言進進音知者亦無言窮理極極故用無言為言亦
言無知為知亦知方欲以無言發言無知者知希無言
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此方亦復欲全自然亦無所
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夫無言者有言
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夫無言者有言

有物之主也至人之心然洞應物而言而非我
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言默之稱終日
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不吾
之所會者更從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子列子學
也上章云列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
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
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從音心之所念
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
而坐明矣並坐似若有裏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
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
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進音矣而後眼
如耳耳如鼻如口口無不同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

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
則理無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澤之詳矣所以重出
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
曰御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言所
也新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人謂凡人
觀榮粹殊觀以爲休戚未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
竟與化俱注勢不暫停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
明亡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言矢之者鮮壺丘子
曰御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
恒見其變苟無變傳之歟則今之所見常非句之所玩
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與彼之與我務外游不知務
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

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
取象二儀鼻隆口密比象山谷內連於土乘血鍊而
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視諸色靡有
一物不備豈頂仰視俯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
復涉朝野然後備所見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
不知游既聞至言則發其游觀不出壺丘子曰游其至乎
論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
知所眠適音視內定於己故不知所物皆游矣物上
皆觀矣忘遊反觀於身固不知所眠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
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
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
時未國良醫也曾治齊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
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
乎文摯曰唯命所聽聲平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

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
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吾如人，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其家不有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為天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觀，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志有美惡，鮮有利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此奚疾哉？矣。方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皆音。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皆音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哉！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

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其理，不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罔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檢智求全，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死之實相，應亦自然之地，此事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而，未及於此，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此設生者，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聖人之道，存也。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其乘凶危之理，以害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於亡故無所哀也。可哀。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也，亦

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目將眇者先睹

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耳將聾者先聞蚋

飛口將爽者先辨

淄

朱既合則難別

鼻將窒者先覺焦

體將僵者先亟

心將迷者先識是非

至者則不反

多賢

東里多才

鄧析

伯豐子者

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

執政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

其徒曰所願知也

折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

其意同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

伯豐子不應

多機乎

治声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

伯豐子者

伯豐子者

睹音

淄音

淄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御音

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无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
則不不兼巧備而智敵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无能而知
之與能為之使焉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為衆人之
地而地而無惡无好无变无此則以元為心者不居知能之
視聰者為聽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無事焉苟繫請
傳傳者夏侯玄曰子尋在世榮間功名勝我裁成我耳
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
未者邪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
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時為貴而未必
能濟子之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无以應
所為也自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也皆周矣士
言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礼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刑懦夫也
儒弱也音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
奴乱反之力能折之舌春春螽曰螽音終一之股其秋蟬之翼
之力能折之舌春螽曰螽音終一之股其秋蟬之翼

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
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
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
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
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不显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
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
為人每攻其所難故季眎者先見輿薪季聽者先聞撞
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卒秋毫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今臣之名聞
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然則
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故能致祿以能用其力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山公子牟

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老四篇号曰道

山公子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龙牟公

苟於統例无所垂鑑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

不除樂正子輿之徒笑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

龍也子輿曰公孫龙之為人也行無師孝無友不祖宗

佞給而不中丁仲反雜才辨漫衍而無家儒墨刑名亂

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心與韓檀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龙之過歟請聞其實其言

過故責其笑驗也子輿曰吾笑龙之詒也詒音待欺孔

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

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

弦視之若一焉前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靶後箭後

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其衛史記云秦國

多竹籬之箭烏號黃帝弓其地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

睡睡音不睫本作拭目瞬也矢墜墜音地而塵不揚箭

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後鏃中前括鈞後

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百

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度子焉聞矢注眸子而睡不睫

之曰王公不言聞得理皆此類也

盡矢之勢也

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

全者謂其射之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寡分不

復進聞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淑

詩云當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頴射

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會者偏得其道則

能盡之若苞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子何疑焉樂正

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充者龍誑

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有指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

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

有物不盡其在於靡有之域則常有有在物盡之際則

不可盡性囚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岷元氣之

皓芒眠然爲一矣惠子曰一尺之神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

於影惠子曰飛鳥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

之影未嘗動也

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

重物者勢至均故也

白馬非馬者辨之者皆不弘通

故關而孤犢未嘗有母此不詳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

此之比皆不可備較也

木也充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

皆至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

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

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

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

猶不離也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

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樂正子輿曰

子以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

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曰馬論之義也

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爲義則長矣

皆條也言無異

之鳴一本注無異於鳴

皆條也言無異

皆條也言無異

皆條也言無異

皆條也言無異

皆條也言無異

皆條也言無異

皆條也言無異

皆條也言無異

皆條也言無異

皆條也言無異

皆條也言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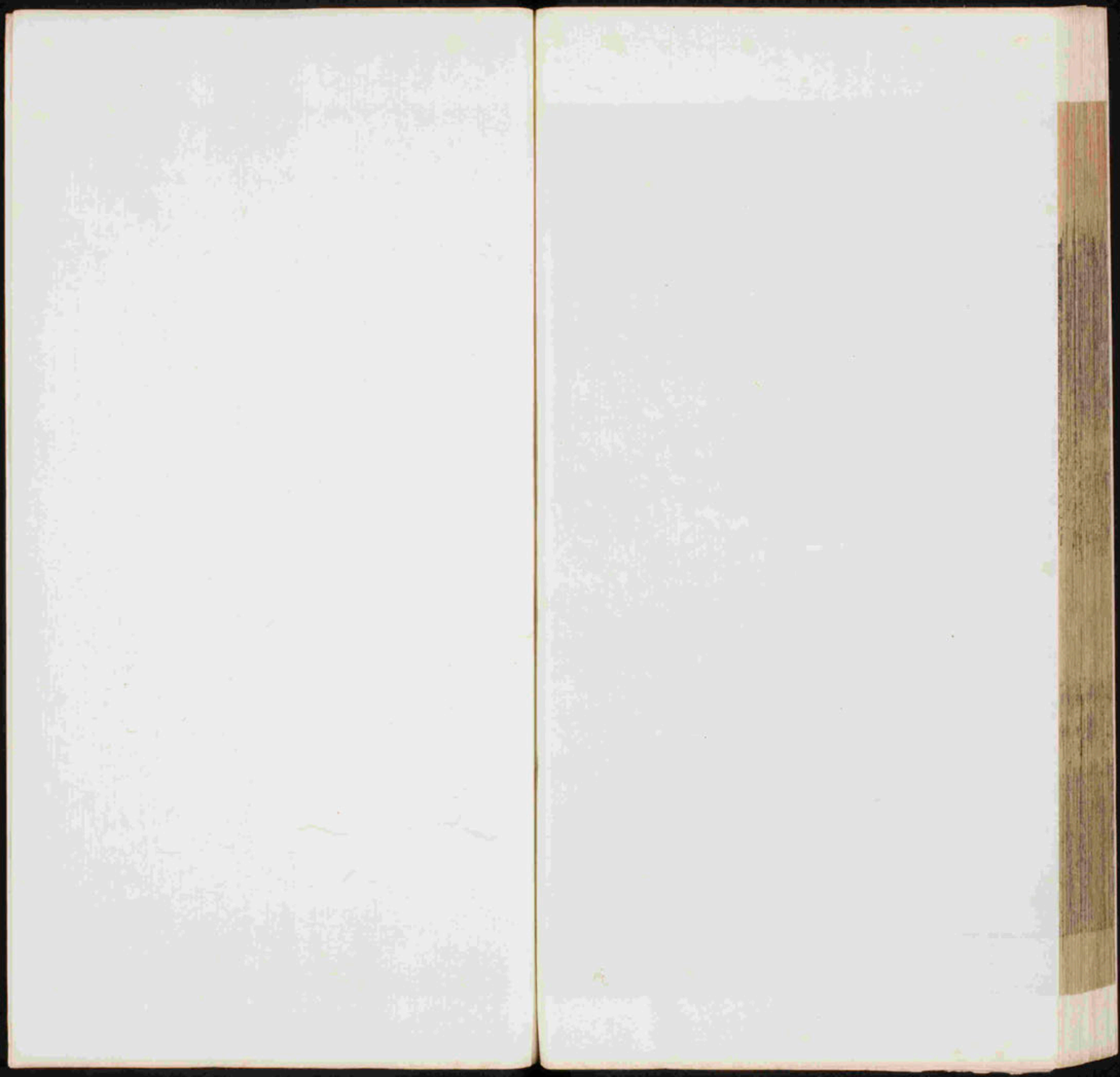
皆條也言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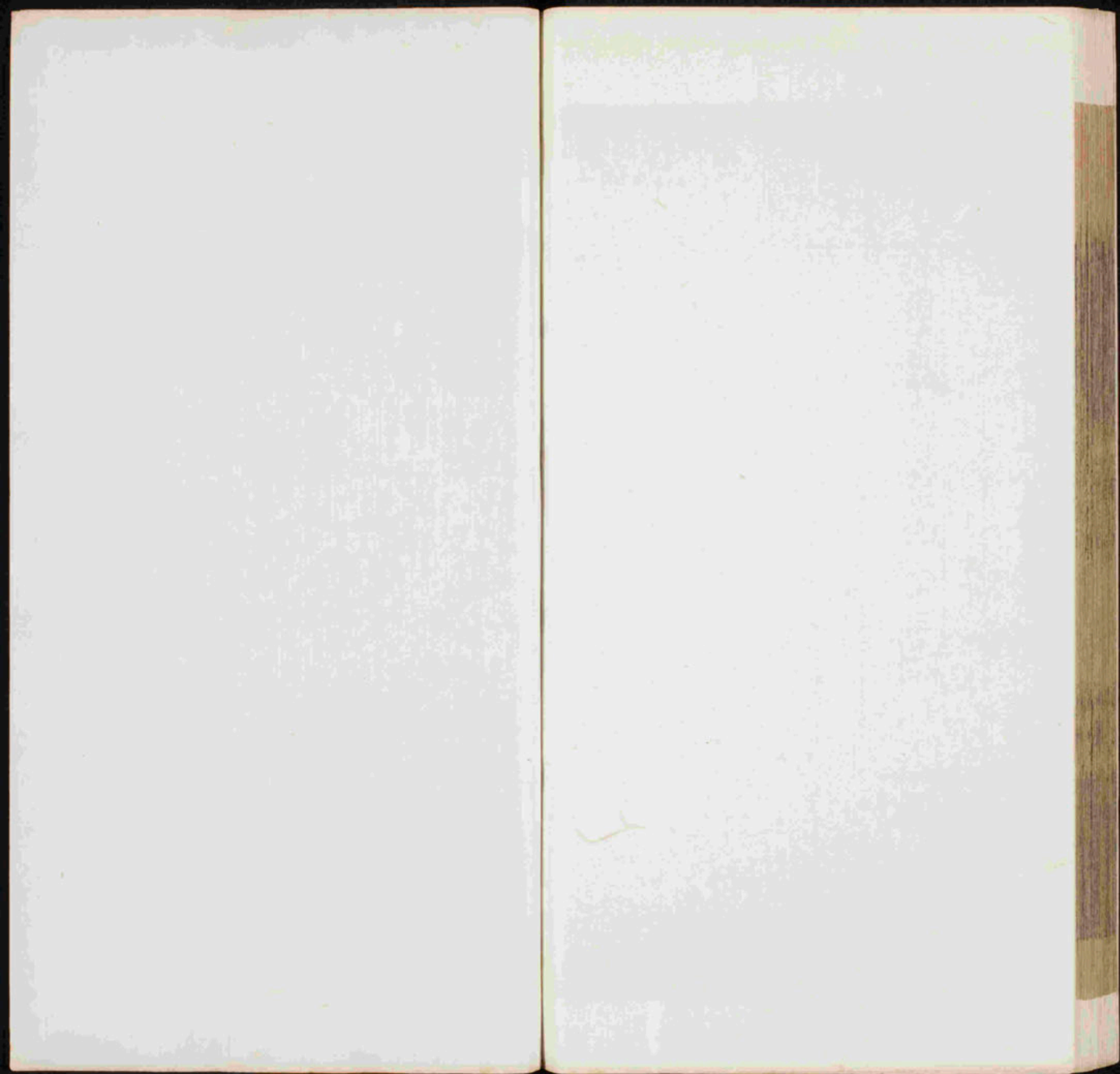
於鳴而皆謂設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既其龍之辨
有條貫也故故遂吐卸公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
之慢言也論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堯堯治天下故故堯治之五五十年不
論既既忿氣方盛而不可堯堯治天下故故堯治之五五十年不
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與與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各威矣治各既顧顧問左右左右
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治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
物之性豈順堯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
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當今而言古詩堯堯還宮召
舜因禪以天下功功成身退舜舜不辭而受之會會至關關尹喜曰在

已無居沈沈然無所形形物其簪形形物極事聖聖也事理
動若水順順水而動其其靜若鏡應應而不藏其其應若響應應而
燕若道者亦不用且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心心
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發之莫知其所道道豈有前
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成之者得之自自然無言者知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
能也知知極則歸於不爲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
理理也積塵也府府老雖無爲而非理也

冲虚至德真经卷第四 十三止







SS
110X
573
8
7